
“区域合作倡议”或试图控制塔利班

92年1月（水瓶座9）星期一，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提议和协调下，举行了“阿富汗区域合作倡议”会议，目的是确定“阿富汗未来的路线图”，有代表参加该地区一些国家塔利班外交部的会议，类似于“莫斯科格式”会议，由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国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多哈会议”联合国本来应该在2月18日和91年召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议，去年联合国也讨论过阿富汗问题，曾在多哈举行过会议。

迄今为止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的会议主要是围绕俄中帝国主义国家和美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两个结盟进行的。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俄罗斯和中国的行列中的地位是稳定的，而巴基斯坦的地位——至少在阿富汗事务上——在这种排列中波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包括中亚国家，迄今已通过“莫斯科格式”会议表达了诉求。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通过联合国多哈会议和安理会以及制裁等施压手段来推进自己的目标。

两年半来，上述国家与塔利班的关系曾多次波折。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国家等地区国家相互协调与塔利班建立了关系。尽管这些国家过去与塔利班有联系，并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塔利班的崛起，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机会与威胁复杂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地区国家实现了从阿富汗和地区撤军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塔利班的崛起使阿富汗成为安全黑洞和伊斯兰组织的基地和训练中心。极端主义，导致该地区极端组织士气高涨。地区国家与塔利班的相对关系与合作，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阿富汗局势及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塔利班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

喀布尔会议；试图摆脱孤立

考虑到参加喀布尔会议的各国代表的级别以及塔利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很多问题都比以前更加清晰。尽管塔利班称这次会议是一项成就，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显示了这个群体的深度无助和孤立。两年半后，即使是这些表面上友好和支持的国家之一也没有承认他们。塔利班恢复统治后，在喀布尔主办了一次会议，会议没有各国外交部长级别的代表参加，所有与会者都是这些国家驻阿富汗的代表级别。就连巴基斯坦也没有派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阿西夫·杜拉尼出席这次会议，但该国驻华大使馆乔治·杜弗参加了这次会议。

包括伊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印度等几个国家在内的俄罗斯和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参加的喀布尔会议实际上是在多哈会议期间举行的，而对塔利班的压力和制裁也有所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该地区国家的目的是向塔利班提出自己的要求，同时支持塔利班对抗美欧的制裁和压力。

在喀布尔会议上，塔利班向地区国家提出了三大诉求：

1.形成面向区域的叙事，旨在发展区域合作，促进阿富汗与该区域国家之间的积极和建设性互动；

2.将现代阿富汗的客观现实带到遥远的地方（即美国和欧洲）；

3.阿富汗现有治理结构应得到尊重。政府从外部进入阿富汗的药方不起作用。我”塔利班认为“基于经济导向的地区观点”是其酋长国政策的基本基础之一。塔利班“以经济为重点的地区观点”政策计划第一步的目标是应对主要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和制裁。下一步是争取地区大国的支持，解决他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显然，塔利班已经从安全观转向经济观，不再依赖全球大国，而是关注地区大国。尽管该地区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伊朗，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保持并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了经济关系，但这些国家对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的看法主要是安全导向的。。

塔利班的另一个愿望是“将现代阿富汗的客观现实带到遥远的方向（即美国和欧洲）的耳中”，这表明塔利班的区域政策和与这些国家的密切关系是一种战术工具。塔利班的主要目标似乎是维持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全球大国与地区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平衡。中国和俄罗斯，但动荡的世界局势不可避免地将塔利班推向一边，伊斯兰伊朗现在在拉动塔利班走向地区国家轴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塔利班的第三个要求是尊重阿富汗政府现有的结构。阿富汗政府从外部开出的药方不起作用”，这是该地区国家与塔利班之间的分歧点。俄罗斯和中国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论是在莫斯科形式的会议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喀布尔会议上，都向塔利班提出了要求：“包容性政府”、“不歧视的统治”、“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尊重人权”和“打击毒品”。至少在这少数情况下，该地区国家的要求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致的。与此同时，塔利班认为他们的政府具有包容性，并否认阿富汗境内存在极端主义组织。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否真正寻求阿富汗的全面形成和尊重人权。至少以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和地区反动国家的水平和标准来说，可以说：是的，这些国家想要尊重人权。意思是，塔利班酋长国越是塔利班的统一政府，而且主要是普什图人，与塔利班的互动和对话就会变得困难，而另一方面，塔利班政府越是包容，这些国家就会把与他们结盟的人带入塔利班酋长国。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担忧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安理会近期报告的公布而有所增加。根据安理会的报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五个省份设有训练和军事中心。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如蒂蒂皮组织、东突厥斯坦运动、塔吉克塔利班等在阿富汗都很活跃，塔利班也与这些组织合作。

塔利班与该地区国家的双边和同时关系；巴基斯坦、伊朗、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有关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都是由于塔利班作为极端组织的处境，在全球孤立的压力下，想要通过策划摆脱全球孤立的局面。面向区域的计划。这种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塔利班的极端本质，另一方面是其内部的分歧造成的。塔利班的部分领导层和队伍正在考虑在该地区和世界其他伊斯兰国家进行圣战和实施伊斯兰教法，他们正在努力帮助伊斯兰国家中志同道合的兄弟。但中间派出于加强帝国的需要，认为有必要与世界和地方政府建立关系。因此，塔利班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与该地区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有关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保持双边同时的关系。这一双边举动的结果仍然导致了双方的不信任。俄罗斯分析人士“萨法罗夫”在喀布尔会议后表示：“塔利班正在玩弄所有人。”

现在，该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已经表达了塔利班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些组织不在阿富汗境内存在，这些国家的安全不受阿富汗的威胁，周边国家就不会被迫与塔利班建立关系并与塔利班打交道。不应忘记，塔利班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团体。如果塔利班果断地对付这些团体，他们本身将成为塔利班的另一个问题。现在，其中许多组织故意破坏塔利班与其原籍国的关系。例如，巴基斯坦塔利班使塔利班酋长国和巴基斯坦陆军之间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该地区的其他极端组织也可以使用这一声明。

阿富汗;安全地牢或经济利润的机会

该地区国家对与塔利班全面可靠的沟通感到失望，因此采取了部分承诺。尽管塔利班向这些国家保证了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但阿富汗局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从来都不是稳定可靠的。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该地区各国得出的结论是，塔利班当局由于其领导人的反对而无法履行其许多承诺。导致阿富汗局势复杂化的另一点是该地区国家对塔利班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关系的看法。地区国家一方面担心“温和派”塔利班向西方倾斜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知道，在全球制裁塔利班的条件下，很多大型经济项目如果得不到美国和美国的协调

欧洲国家在阿富汗是不可能的。因为全球对阿富汗的孤立和禁运将阻碍地区国家对阿富汗的投资。正是从这个村庄，喀布尔会议上该地区各国几乎一致要求世界各国与塔利班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国的殖民利益和经济项目及其在阿富汗和该地区的投资取决于稳定和安全。阿富汗的不安全局势越严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就越受到威胁，“一带一路”计划的进展就会受到阻碍。因此，中国政府谨慎而持续地在阿富汗境内推行其经济计划。中国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将成为中国对阿富汗进行全方位政治、文化统治和影响的背景，正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殖民统治和影响首先是从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开始的一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中国大使国书，表明中国帝国主义对阿富汗有大图谋。

塔利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殖民侵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群体的问题主要在于包容性政府和自由的人权和妇女自由。塔利班不愿与其他组织分享权力，并在执行伊斯兰教法方面退缩。与此同时，该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国帝国主义，并没有在此背景下向塔利班施加压力。这就是塔利班轻易与中国签订经济协议的原因。

在舆论压力下，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欧洲盟友不会承认剥夺女孩和妇女工作和教育的政权。美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冷战期间发展和加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打击和削弱苏联以及左派和世俗团体。但现在他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与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正试图控制和削弱这些团体。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塔利班等极端组织的制裁和打压还将继续，地区帝国主义和反动国家也将与塔利班保持横向和战术关系。宁班德与宁班德塔利班政权的这种关系已经并将阻碍该组织的巩固和稳定。各种组织警告塔利班政府的经济体系崩溃并非没有道理。

沙夫纳记者：